

第五十章 調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清風徐來，血光不散。範閑看著巷角戴鬥笠的那個人，隱約猜到對方是被武道高手視作雞肋的法師，但想不到今天卻險些因為對方死在了大漢手下。

那個人影很有禮貌地向範閑行了一禮，然後準備離開。

兩個人相距足足有四丈的距離，而這個法師擅長的是風術，很自信如果自己逃跑，除非是四大宗師親至，不然天下沒有人能夠抓住自己，更何況是重傷之後的範閑??計劃已經失敗，自然要瀟灑地轉身離開。

範閑看著依然講究風度的那廝，扔下細長的匕首，抬起左臂，輕輕摳動機簧。巷口處，那個人影捂著咽喉，倒在了地上，痛苦地嘶吼了一聲馬上斃命，死屍的手指間豎著一枝細巧的奪魂弩箭。

“傻麼。”

...

喂藤子京吃了一顆藥丸，箭毒總算清了一些，人已經醒了過來，便餘毒未消，肯定還要回府再行醫治。範閑漂亮的臉此時十分蒼白，再染著大漢噴濺出來的鮮血，看上去格外恐怖，他看著醒過來的藤子京說道：“捏住這個地方。”

他指著藤子京大腿根的某處，這裏是大動脈。

藤子京大腿已經斷了，痛的滿臉發白，汗如黃豆一般淌了下來，哆哆嗦嗦地用手摀住大腿根，觸動了傷處，忍不住又是叫了一聲。但藤子京確實是條好漢，眼看著範閑撕布止血，又倒了些讓自己灼痛不已的粉末在傷口，竟是再也沒有哼一聲。

這種傷勢最要緊的便是受傷後的一刻鐘之內。範閑前世有個說法，叫白金一刻鐘。範閑緊張地處理完之後，確認應該不會尋致藤子京喪命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險些跌坐在地上。

藤子京困難無比地說道：“少爺，你地傷...”

範閑這時候才想到自己的傷口，發現右肩處無比疼痛，他痛哼一聲，真氣運至那處，發現經脈沒有什麼問題，應該沒有什麼可怕的後果，開口說道：“你靜躺著等會兒。”

他心裏還存著萬一的想法，沿著那個恐怖大漢開出來地斷壁處走了進去，隻見牆後全是屍體。大部分是被那三名勇敢的護衛斬殺的箭手，然後他看見了那三具渾身縮成一團，頭顱已經被拍碎了的屍首。

縮成一團是中了箭毒的症狀。頭顱肯定是被那個恐怖的大漢拍碎的。

確認了這三個護衛的死亡，範閑沉默著退了出來，坐到了藤子京的身邊，沉默地再次包紮自己的傷口，沉默地等待著某些友人或者是敵人地到來。

牛欄街範閑遇襲事件。毫無疑問成為這個月裏京都最駭人聽聞的消息，慶國持平日久，首善之地的京都更是京禁森嚴。連尋常地殺人案子也極少見，更何況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當街行刺戶部侍郎範建大人的大公子。

雖然這位大公子到如今也沒有錄入族譜，但這件事情畢竟和以前那椿鬥毆案件不一樣，刺客明顯是來殺人的，而且居然動用了箭手，京都重地，居然有人能夠用箭手殺人，這已經觸及到了朝廷統治的最底線。

所以龐大的慶國機構開始運轉起來。沒有花多少時間，便查出了這件刺殺事件地“真相”。這也必須感謝範閑，如果不是他在被刺殺的過程中奮起反擊，將對方的主力軍屍首全部留在了牛欄街上，這個案子估計會成為慶國曆史裏麵地又一件神秘凶案。

主要是被範閑當豬一樣開膛的那個大漢太有名氣，所以這個案子的偵破並沒有花太多功夫，至少看監察院陳院長和費大人依然沒有急著趕回京，就知道事情並不是很嚴重。

那位大漢叫程巨樹，是北齊國出了名的凶人，一身橫練功夫刀槍難入，最關鍵處是力大無比，真氣雄渾，是天下數的出來的八品高手之一。而被範閑砍斷咽喉的美女蛇刺客，則是一個小諸侯國的殺手，監察院暗中卻十分清楚，這對姐妹花殺手其實一直在北齊國的控製之下。

所以案情似乎完全明朗了，這起刺殺地幕後主使者是北齊國，隻是不知道是那位年青的皇帝，還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國師苦荷。

京都的人們議論紛紛，不停猜測為什麼如今雖是病虎，但猶有餘威的北齊國，會對範家公子下手。

雖然範閑如今在京裏已經有了些詩名，有了些花名，有了些凶名，但放在整個天下看去，依然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北齊付出了一位八品高手，兩名放在諸侯國的女刺客的代價，居然隻是為了殺死剛剛入京不久的範閑，這是無論如何也很難解釋的事情。

但對於慶國真正掌握權力，能夠接觸到秘密的人而言，北齊國卻是用的一個妙招，狠招。

不知道對方的探子是如何打探到範閑在以後的幾年裏，有可能接手皇商方麵的產業管理權，所以變成了太子殿下與二皇子之間角力的目標。如果能夠成功殺死範閑，然後遠遁，人們肯定會懷疑這件事情是不甘心喪失金錢來源的太子做的，或者說，會懷疑是二皇子故意殺死範閑，來栽贓陷害太子。不論是哪一種猜測，都會對慶國的朝政帶來一場誰也不知道結果是什麼的波蕩。

範閑隻是一個小人物，但他的死活卻是個大事情。監察院二處的官員們，每每分析到這裏，都很佩服北齊國的同行們，會想出這樣漂亮的計劃，隻是一個小動作，卻可能延緩慶國一直暗中籌劃中的北伐事宜。

北伐事宜隻存在軍事院的參謀室中，監察院的規劃室裏

裏，皇帝陛下的腦子裏，打還是不打，終歸是皇帝陛下的一句話，所以北齊一直活在這種陰影之下，他們選擇此時出手，還真是件極聰明的舉措??前提當然是能夠成功殺死範閑，還不留下線毫線索。

隻是北齊方麵也沒有想到，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，竟然擁有如此強大的實力。範閑身邊的四個護衛都是司南伯的“私藏”，個個擁有五品的實力，所以能夠在中了箭毒的情況下，還能清掃幹淨箭手??當然，最可怕的還是那個漂亮的私生子，竟然能夠在圍攻之下，殺死了兩名以毒準著稱的女刺客，和那位八品高手程巨樹！

至於那名法師，沒有人在意，隻是雞肋而已。

...

“監察院與刑部的聯名折子已經出來了，確認是北齊做的，後麵連著的那根線也已經拔了出來??二皇子約你相見，安排在流晶河上，他以為你喜歡司理理姑娘，所以就選擇了醉仙居，但誰都猜不到，醉仙居竟然是北齊放在京都的一個暗樁。”

司南伯範建坐在昏暗的臥室裏麵，看著躺在**的兒子，冷靜地說道：“我知道你很生氣，但是既然你人沒有什麼事情，那些刺客也都死在了你的手上，這件事情就算了。”

“就算了？”範閑心頭微寒，轉而說道：“司理理的人呢？”

“在逃往北方的路上，被監察院四處的人截了下來，目前正在押回京都的路上。”

“希望她不要死。”範閑的聲音很冷淡。

範建笑了笑：“監察院看管的人，向來都是不容易死的。”

“你認為事情真的就這麼簡單？”範閑忽然微笑著問自己的父親。

“你有什麼不一樣的判斷？”

“那些箭手...是怎麼混入京都來的？我已經聽說了，那些箭手的屍體第二天就被火化，是不是有人害怕從這些人的身上發現什麼？”範閑有些困難地側了側身子，說道：“我知道您不願意我知道這些事情，是害怕我忍不住去報複，但是我想我有權力知道，是誰想要我的命。”

範建冷冷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你應該清楚，我代表皇帝陛下擁有一部分暗中的力量，這股力量雖然遠不如監察院強大，但是也足夠專業，但是...我們依然無法查出與北齊人勾結的是誰，懷疑的對象並不局限在太子與二皇子中間，甚

至還包括宰相，還有長公主。”

“既然無法弄清楚，究竟誰是真正的敵人...那就不要太過聲張，為自己樹立太多的敵人。”範建繼續說道：“這是我對你的忠告，希望你能接受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又觸動了肩頭的傷勢，眉頭皺了一下，喘了兩口氣後回答道：“我會想辦法查清楚這件事情。”

範建很滿意兒子的表態，安慰了幾句，便離開了臥房。

父親離開之後，範閑的眼睛一下子就沉靜了下來，看著昏暗房間裏的一個角落，略帶了一絲怨氣問道：“為什麼那天你沒有出手？”

五竹從黑暗裏走了出來，眼睛上依然蒙著那塊黑布，黑布上沒有一絲皺紋，就像他那張永遠沒有表情的臉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